

金爪小神鹰

范锡林 著

江南第一名捕李公原为侦查众多工匠失踪案，惨死在宁王府设置的暗道机关『七绝关』中。他的儿子，金爪小神鹰李畅，决心要完成父亲未竟的任务，查明真相。为父报仇。李畅凭着祖传的一支金爪，在武艺高超的少女阿敏和她的师傅金针姑协助下，救出了被劫持的巧手秀才司马洞庭，深入大佛崖，找到了能够引导『七绝关』的秘笈复本，以智慧和勇敢，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身怀异功的强敌，解开了一个又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最后终于揭穿了隐藏在『七绝关』中的一个天大的阴谋，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悬念丛生，环环相扣，惊险激烈。



SHAONIANDAWUXIA
JINZHUA
XIAOSHENYING

少年大武侠

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爪小神鷹

范锡林 著

少年大武俠

SHAONIANDAWUXIA
JINZHUA
XIAOSHENYING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爪小神鹰/范锡林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12

(少年大武侠)

ISBN 7-5324-5244-1

I. 金... II. 范... III. 儿童文学—侠义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8856 号

少年大武侠

金爪小神鹰

范锡林 著

朱金元 插图

姜 明 整体设计

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8 插页 1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27,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印数 1 - 6,0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jcph@jcph.com

ISBN7-5324-5244-1/I·2024(JL) 定价: 11.00 元

金爪小神鷹

范锡林 著

少年
大
武
俠

SHAONIANDAWUXIA
JINZHU
XIAOSHENYING



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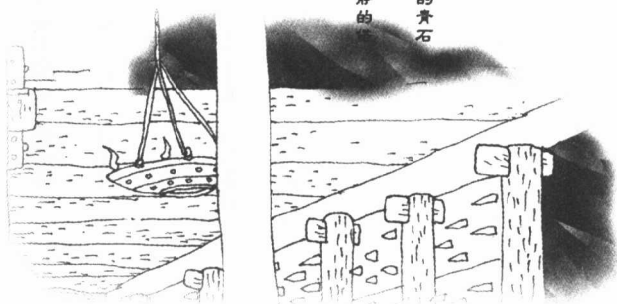
4	第一章	江南第一名捕	166	第十三章	金砂掌
16	第二章	巧手秀才	176	第十四章	朝佛洞
30	第三章	夺命双绝掌	190	第十五章	铁指环
46	第四章	金针姑	204	第十六章	三眼虎
60	第五章	金爪小神鹰	218	第十七章	司马洪泽
72	第六章	小蜻蜓阿敏	232	第十八章	狼牙棋盘
84	第七章	绿鹦鹉小小	254	尾声	
104	第八章	象牙图谱			
120	第九章	碧砂掌			
130	第十章	司马青海			
144	第十一章	大佛崖			
154	第十二章	石佛寺			

第一章·江南第一名捕

雕花万寿坊下，却倏然闪出一条人影。

满城的大街小巷都已经带着浓重的疲惫入睡了，小东门内的青石大江宁城里，传出去浪远浪远。

「影，影」，古老的鼓楼上传来了懒懒的更鼓声，在这夜深人静的



“嘤，嘤”，古老的鼓楼上传来了懒懒的更鼓声，在这夜深人静的偌大江宁城里，传出去很远很远。

满城的大街小巷都已经带着浓重的疲惫入睡了，小东门内的青石雕花万寿坊下，却倏然闪出一条人影。

这地方是城里一个格外僻静的地方。传说中，这里发生过一连串神秘可怕的事件。白日里就人迹罕至，夜晚，更是笼罩着阴森森的寒意。

那个人影穿深色的短装，头扎黑帕，行动敏捷得令人不可思议，仿佛不是用双腿在跑，而是凭着一对无形的翅膀，毫无声息地一掠而过，眨眼之间，就到了距万寿坊十多丈远的一堵斑驳残缺的高墙下。

这高墙脚下有一口古井，若是白天，便可隐隐辨见厚实的青石井栏上刻着两个满是青苔的篆字：“汲幽”。多年前，这口井还有人来汲用，后来一场火灾，从井里捞出七八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打那以后，这井就废弃了。

曾有一位更夫，巡夜时走到这儿，月色中，竟看到从井里冒出一个披头散发的似人不像人的东西来，吓得他两腿发软，肝胆俱裂，等到同伴发现他时，他脸上满是惊恐，说了一句：“井……里……有……鬼！”就死了。所以，别说夜晚，就是白天，也没人敢来。

然而，这人却似乎毫不畏惧，他来到石井旁，细细查看了片刻，听听动静，似乎还用右手手指在井栏上划了几下，然后，轻轻一跃，便跳入井中。

难道他是想跳井自杀？不，他绝不是要自杀的，但他此举此行也确实凶多吉少，随时都有杀身之险。

他进入井中，并没有马上入到水里，而是如同一只大壁虎一样紧贴在滑溜溜的井壁上，慢慢地绕着井壁往下移动，同时，用他右手一只有些异样的手指，轻轻地叩打着井壁上的砖石，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他几乎叩遍了井壁上每一块砖石，并没发现什么异样。

这么说，应该是在水下面了。他暗自思忖着，吸了一口气，便小心地潜入了寒意侵骨的水下面。这井水足有好几丈深，就在距水面两三尺深的地方，他摸到了一个地方的缝隙特别深而且光滑，他使劲一推，果然，那一块井壁挪动了，出现了一个足够让一个人钻进去的洞口。原来，那是一个外表伪装得跟井壁一模一样的地道门。

因为不知这水下的地道到底有多长多深，他又探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后，才又钻入那洞口。

从洞口进去，游了没多远，水就越来越浅了，看来，这地道是斜着向上去的，最后就没有水了。

他从腰间摘下一个用猪尿泡做的不透水的袋子，这是他专用的百宝囊，从中取出一盏鸭蛋大小的白铜玻璃球灯，这球灯十分精巧，像个陀螺，不管如何翻转，其中球灯的重心总是向下，灯芯总是向上，因此不会碰熄了。点着后，用一根牛皮带扎在额头，这样可腾出两只手来，以蓄势待发的姿态护住自己上下要害部位。

现在，这地道里有了光亮，就可以看清了。这是一条高可让一人站直，宽可容两人并行的地道，湿漉漉的，四周用青砖砌成，往前走了不远，是一条向上的石阶，走到石阶前，刚要举步踏上，他停住了。

因为他看到，就在第一级石阶上，有几滴紫黑的斑点，是血迹！

于是，他将身体侧贴在壁上，然后，右手稍一抖，便见他的那只右手倏然伸出了好长好长，竟然有丈许，张开的手指一碰那石阶，“当”的一声响，随即便缩了回来。

说时迟，那时快，“刷、刷、刷”，便从对面射来一阵弩箭，密如急雨，幸好他是侧身贴在壁上。大多数箭都从身边飞掠过去了，但也有几支是几乎贴着壁飞来的，他使用那只右手上下遮挡，“叮叮叮”，箭全被他那只手撞落在地。

原来，他那右手小臂上一圈圈地缠着一根长长的钢链，

钢链头上系着一只有五个锐利钩爪的钢爪,那五个钩爪都有关节,可直可弯,就像人的手指头一样,可张可合。这可是一件独门兵器,武林中称为“金爪”,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自然得心应手,就像是自己的一只可以任意伸长几倍的手,而且是一只刀枪不入的钢手。

这金爪施展开来,变幻莫测,可抓,可挖,可钩,可刺,可缠,可砸,能长能短,能柔能刚,能攻能守,伸缩自如。

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这一兵器既能近距离格杀,又可远距离交锋,实在是威力无比。

武林中能够用这种金爪的,绝无仅有,因为练这种金爪功有许多秘诀,而且有许多绝招,往往是父子相传,一脉相承。

此刻,那弩箭已经射完,地道里归于平静,不用说,这石路上的血迹,就是在他前面来的那一个人,不知底细,突然踩上石阶时,触动了机关,便在顷刻之间被射成了刺猬一般,而在这窄窄的地道里,无处遮挡,无处躲藏,稍一不慎,就必死于这箭雨下。

现在,他又一次用张成掌形的钢爪去一一推敲那十二级台阶,没有再发生什么,看来,这弩箭的机关就在第一级石阶上了,于是,他使用钢爪的一只指尖,“滋滋”地在第一级台

阶上，刻了几下。

待到走完十二级台阶，拐过一个直角弯，就来到一间四角方方的房间，从这边的门洞到那边的门洞，中间的地面是用一块块水磨方砖铺成，像是一个大棋盘摆在面前。

他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跨进去，而是数了一下，横向有十八块方砖，纵向也是十八块，他当然明白，这地方绝非如外表这么平坦宁和的太平地，不知这里面又隐藏着些什么样的杀人机关呢。

他用那钢爪，逐一去捶击面前的一块块方砖，说来也怪，竟然始终平安无事，他这才轻轻地跨了上去。他检查一块方砖后，再走出一小步，一直走到房间中间了，还是安然无恙，但这时候他反而更紧张了，他知道越是如此就越加凶险。

果然，就在他提起脚想再跨出一步时，便听得“哗啦啦”一声响，脚下顿时脱空，那方砖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大深坑。原来这机关与众不同，并不是随便一碰就打开的，而是必须要有一个人的重量，踩在上面，并且是等你提起脚来时，才发作的。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身子往下沉的一刹那，他的右手一扬，那支钢爪“刷”地飞向房间的顶壁，这也是他一进来就看清了的，这顶壁是用青砖石灰嵌砌的。

钢爪“铮”地一下就抓住了顶壁，至少有两个爪尖插进了砖缝，但这就足够了，足以在千钧一发时将他的身子吊住了，再低头一看，好险，只见那陷坑底上插满了狼牙一般白森森的尖刀。

“格格格”，那是顶壁的砖缝，吃不住这股劲，被钢爪掐得直往下掉砖屑子，眼看这钢爪就要抓不住了。

这时刻，可不能迟疑半分啊，他身子一晃悠，就像荡秋千一样，对准那边的门荡去，就在钢爪抓着的那一块顶壁终于崩裂，钢爪脱落下来的瞬间，他恰好落到那个门洞里，他没敢立刻踩到门槛上，而是像一个“大”字样，手脚撑开，悬空撑在门框中央，同时不失时机地收回了钢爪。

“豁唧”，身后一声响，是那房间的方格地面又恢复了原状，依然平坦光洁，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前面又是一个狭窄的房间，地面是用长条青石铺成，顶壁的天花板却好像是用木条拼成的，还拼出了精美的莲花瓣图案。

他上下审察之后，又用那钢爪着地扫了一遍，没有什么动静，便小心翼翼地跨了进去，耳、鼻、眼、手，全部都全神贯注地处于最紧张的戒备状态。

就在他走到房间正中时，便听得顶壁上“格唧唧”一响，

他是何等敏捷的身手，立刻贴地一滚，急速往墙边滚去。

“铮”，原来是从顶壁猛然插下几十根头上带矛尖的钢棍，组成一个大栅笼，轰然罩了下来，那猛插下来的矛尖恰好紧贴着他的肩背擦过，再迟一点点，他就会被这些矛尖钉死在地上，或者被囚禁在这栅笼里。

他侧着身子，尽量缩小身体，从墙壁与铁栅栏之间仅有的空隙中慢慢挨了过去，一直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又是一道开着的门前。

借着头顶始终还亮着的那盏球灯，他看到这间屋子仿佛是一座佛殿，因为四壁有十八尊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罗汉的浮雕，这些罗汉与普通庙里的罗汉也没什么两样，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惟一不同的是，每一尊罗汉都张着嘴，似乎想要说什么。

他不敢大意，将那钢爪，以一触即发的招式，持在手中，轻轻地走了进去。一步，两步，三步，当他走到房间正中央时，觉得有些蹊跷，这地方好像是到了尽头了，因为这屋里没有第二扇门，难道他想找的东西就在这地方？突然，只听得“滋”一阵响，原来，竟然是那十八尊罗汉的嘴里一齐喷出一股水柱来，而且仿佛那十八尊罗汉都能看得见、瞄得准似的，它们虽然是浮雕，头颈不能动，但嘴里的水柱却居然可以

转动方向，都对准他喷了过来。

如果是箭，如果是弩，如果是鏢，那么凭他祖传的金爪中那一绝招“金刚钟罩”，也就是把带链的钢爪挥舞起来，便可以像一口大钟一样把自己严严实实地遮护起来，把所有射来的弩箭全挡开去。可是，此刻，喷过来的都是水，而且是那么的急、那么的密，尽管如此，当他将钢爪上下左右施展开来时，仍可见仿佛有一个闪亮的大罩，把他罩住了，罩得水泄不通，滴水不漏，就连头顶上的那盏球灯，也是滴水未沾。

然而，就在这时，他发觉，不对，完全不对！

这十八尊罗汉嘴里喷出来的不是水！

黏糊糊，滑腻腻，还有些香味，是油，这喷出来的全是油，是上好的灯油！

尽管他此刻身上一滴未沾，但是那钢爪及钢链上已经全是油了，把握起来已经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更为紧要的是，他脑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不好！万一……

自从他从井口下来之后，面对着一道又一道的险关，一直是毫不犹豫胸有成竹地一个劲地向前，始终没有畏惧过，可眼下却大惊失色了，急忙抽身欲后退。

可是，已经迟了。

只见从坐在正中的伏虎罗汉鼻孔里，像节日里放烟火一

样，“滋”地喷出了两道飞溅的火花，刹那间，这昏暗的屋子里变得璀璨而明亮，这火花一落到地上，“轰”的一声，立刻就引燃了那满地的油，顿时，这整个屋子就变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炉膛。

这，都是在一瞬间发生并完成的。

他一下子就被包围在这烈火之中了，他依然在挥舞着他的钢爪，想能扫出一条生路冲出去，可是，就连他的钢爪钢链上也已经全是火了。

而那十八罗汉的嘴里，还在喷着油，不依不饶地对准他身上喷。

终于，他的头上、身上都烧着了，他整个儿变成了一个火人，挣扎着，倒了下来，很快就与那满屋子的火焰化在一起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这屋子里的火早已熄灭了，早已冷却了，一切都归之于平静，墙上的罗汉们依然张着嘴，像要说什么，可没说出来。

“吱呀”，正中的那尊罗汉突然往后退去，墙上便亮出一道门来。

从那门里走出两个人来，走进这屋里，此时，在屋子中央，除了一摊灰黑色的灰烬外，还有一只带长钢链的钢爪、一

只铜球灯，依然完好，它们是烧不掉的。

两人来到这一摊灰烬前，仔细察看着。

“是他吗？”那个年纪稍大，留着山羊胡子，穿着华丽讲究的锦袍、神态很是威严的人问道。

“我想，是他。”另一个瘦高个儿，手指上戴着老大的铁指环，眉毛浓黑，额头有一条疤痕的人回答，“能使这金爪的，江湖上除了他金爪神鹰王，还有谁？”

说着这话时，突然，他发现了什么，蹲下身子，用手指到那灰烬中一拨拉，便拨出一块豆腐干那么大的牌子来，用衣袖一擦拭，竟然金黄锃亮，原来是一块虎头金牌呢。

在那虎头雕纹的下面，有凸出的几个字：“江南巡抚衙门总捕头”。

“你看这。”疤痕脸将这金牌给那山羊胡子看。

“哈哈，果真是他，江南第一名捕金爪神鹰王！”

山羊胡子得意地捋着胡子，笑着说道：“他终究还是中了我的圈套，自己找上门来了。让我毫不费力，就拔除了这么一个心腹大患！真是天助我也！”

“是呀，是呀，论武功，论智谋，论经验，当今是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厉害的好手了，他况且闯不过这道道险关，还有谁能闯得进来呢？”